

王 毅：
长 沂：
毕淑敏：
池 莉：
肖克凡：
彭东明：
方 方：
张廷竹：

对照检查五重奏
黄黄儿和它的伙伴
昆仑殇
烦恼人生
黑 砂
故 乡
风 景
酋长营

中篇小说选



2

第 2 辑

1987

中 篇 小 说 选

阎 纲 肖德生
傅 活 谢明清 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九 年 · 北 京

责任编辑：刘海虹 于砚章

封面设计：张守义

1987年中篇小说选(第二辑)

1987 Nian Zhongpian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2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 插页 2

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0,001—2,000

ISBN 7-02-000532-2/I·533

定价 6.65 元

目 录

对照检查五重奏	王 毅 (1)
黄黄儿和它的伙伴	长 沂 (40)
昆仑殇	毕淑敏 (211)
烦恼人生	池 莉 (292)
黑砂	肖克凡 (342)
故乡	彭东明 (401)
风景	方 方 (459)
酋长营	张廷竹 (532)

对照检查五重奏

王 毅

尊敬的读者：看罢这标题，务请暂按雷霆。

这确实不象一篇小说的标题。谁不知道？“对照检查”，乃整党专用术语。对照者，对照党章之简称；检查者，检查自己言行是否符合党章之谓也。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进行对照检查。然后，由其他党员评议，决定你能不能重新登记做党员。可见，这是一项多么艰巨重大光荣的工作，其政治性政策性严肃性严格性该有多么强！怎么能拿来写小说？而且还故弄玄虚不伦不类地来了个“五重奏”！想起写这标题的是谁？看看，叫王毅。这小子绝对不是正装货！是不是想赚稿费想急眼了，什么东西！

如果尊敬的读者对我发出这样不尊敬的指责，我也没法子。读者是上帝嘛。不过，我却不服。

既然承认文学是心灵之镜，旋律由感情而生，那么，党员在做对照检查时，在评议对照检查时，绝非没了心灵，绝非灭了感情，只怕，心灵的辗转，感情的腾挪，比平日更剧烈呢！为什么不可以“小说”一下？为什么不可以“五重奏”一回？

让我试试？

好了，演奏即将开始，敬请诸位洗耳恭听。

演奏地点：×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室内。

演奏者：

满益生——研究室主任，党支部委员。今天，主要是听取并评议他的对照检查。他已经拿出了写好的装订得很仔细的不算厚也不算薄厚薄正合适的对照检查材料。

卓宇——副研究员，党支部委员。中年丧妻，他正炽烈地爱着并且炽烈地追求着另一个女人。

蔡士奎——副研究员。他拉开抽屉，找出了笔记本和一大摞整党文件，又动作很大地在灌钢笔水，以便让在座的都注意到他准备认真记录。他得到了最新的内部消息，副主任即将调离，他想谋取这个空缺。当然，这次整党恰好是对他的考验，或者是他极好的“表现”机会。

江雪——副研究员。用“丰韵犹存”来形容她是很恰当的。中年丧夫。她知道卓宇正炽烈地爱着并且炽烈地追求着她，她一儿，他一女，条件也相当，不过，她没答应，还要“考虑”。都是老同学，谁不了解谁？有什么“想法”，尽管来谈嘛，何必非找什么中间人？而且，偏偏找到满益生的头上！左一趟，右一趟，“做工作”，“动员”，难道不清楚姓满的是什么货色？还拿姓满的当知己？真讨厌。

师小曼——助理研究员。青年人的思维真是难以捕捉，见她真是变化莫测，好在，在满益生眼里，她毕竟还是女孩子，大学毕业，才分配到室里半年多，料也不会横生枝节，不在防备之列。别瞧她也摊开了笔记本，好象要认真记一记的样子。

现在，这五位已在各自固定的位置上甚至是以各自固定的姿势坐好。象大幕拉开，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应有的摆法那样。

引子 不和谐的和声

满益生向卓宇点点头：“开始吧？”

卓宇向满益生点点头：“开始吧？”

“同志们！”满益生清清嗓子，转向大家，“我们单位的整党，经过第一阶段四个单元三百六十八小时的学习，成绩很大，党员的党性观念显著加强，党风显著好转，总的来说，是健康的，上级很满意。从今天起，要进入第二阶段即对照检查边整边改阶段。由于书记有临时任务借出，副主任到欧洲考察尚未归来，所以，作为唯一在家的领导班子成员，对照检查先从我开始。我的材料，虽然写了很长时间，修改了几遍，党组也通过了，同意同全体党员见面，但我还是觉得不充分，不深刻。希望大家继续保持第一阶段的精神状态，本着整党的宗旨原则方针政策，本着三提高四增强五从严六不准的要求，认真地不留情面地评议我的对照检查。每次过党的生活，同大家这样坐在一起和风细雨地谈心，我都感到特别温暖。我诚恳地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同志式的批评，我也很想乘这次整党的东风，好好地总结一下自己，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为党做出更大贡献，真正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好了，不多讲了。那么，我现在就念？”

满益生又向卓宇点点头。卓宇又向满益生点点头。

座上诸公之中，这二位是支部委员。频频点头，既表明了身份，又说明他们在彼此尊重彼此配合地掌握着会议。

不过，满益生并没有马上念。他不慌不忙地把自己写的材料一页一页地掀到最后，又不慌不忙地一页一页地掀回来。

哗啦——哗啦——屋子里只有掀纸声。

谁也不说话，谁也不咳嗽，都在耐心等待。

光开场白，蔡士奎就记了足有十几行。此刻，他低头握笔，仿佛正准备随时有言必录地往下记。同时，又撩起眼皮，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坐在对面的满益生。

——真会说。不愧能爬上去。

可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写了很长时间”，“修改了几遍”，“党组通过”，“同意”，什么意思？既然如此卖力气地写、改，哪还能不充分不深刻？上头都通过、同意了，还叫党员评议什么？明是堵大伙的嘴么，真滑。

“做出更大贡献”，言里言外，好象原来贡献就不小！“真正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好象原来就“优秀”，只是还不太“真正”！其实呢，江雪丈夫死前完成的论文，他给动了动头尾，就硬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还列到了死者前头！去年，分了他一套新房子，他搬进去，硬是不交旧房子，死磨活泡，到底占了两处！上次出国考察，根本跟他的专业不对口，一夜之间他打通了多少门子，居然挤掉了卓宇，还当上了领队！就这贡献？就这优秀？别给共产党丢人啦！

瞧那人模狗样的，还一页一页地掀呢，真沉得住气，装得真象，真好玩。

也别说了，大概做人人都得这样？难怪人家少年得志。

他有四十六了吧？没错儿，属大龙的。看着可不象，主要是长得白。我才比他大三岁。是不是应该搽点儿增白粉蜜？问问。

对了，还得问问，副主任归国后，是否确实不再回室？那空缺人选，党组是否征询过他的意见？昨天问他，他闪烁

其辞。呆会儿散了会还得问。不，还是晚上到他家去。拎点儿什么？最好不象送礼的，而象朋友之间……

“和风细雨地谈心”，“同志式的批评”，真有两下子，他给大伙定调子呢。整党嘛，别整人，谁过杠儿谁违背政策。妙。

当官必备的素质？反正得另走一径，得有点儿真功夫。服啦，我算服啦。

可是，江雪呢？还有，卓宇呢？这小子，典型的书呆子，脸上成天木个障的，不知道净寻思啥？你看你看——

卓宇慢条斯理地点燃了一支香烟。似乎在等待，又似乎没等待，那掀纸声竟充耳不闻，看上去，仿佛心如木石，不痛不痒。其实，他的心里……

——论文署名问题，多占房子问题，钻营出国问题。舆论哗然，连党外群众都意见纷纷。老满呐，整党如果再只字不提，恐怕难以交代吧？

不过，这都是涉及人格的事，他该怎么启齿哟！

也许，只是一般的私心？私心谁没有？都展览出来，恐怕谁都不那么卫生吧？

真的，这些问题，作为老同学，他私下对我和江雪都做了解释。论文，如果没他这主任署名，能那么顺利那么醒目地发表吗？而且，他说，他动的决不止头尾。出国，他说，谁都想去，并不违背人之常情，而且，他起初决不是想挤我的名额，没料到最后会把我挤下来。房子，大官们多占没人管，为什么单盯住他？他说，两处加一起，他还没达标呢。他还挺委屈。也许，真有点儿道理？

不对不对，这都是拿不到明面儿的歪理。他做的太出

格了。

都说他阴险，一肚子鬼主意，坏。

他真坏？

书上描写的坏人，一眼望穿，好认。生活里的坏人，可没贴标签，和平常人一样，拍肩膀，笑咪咪，同吃五谷杂粮，同有喜怒哀乐，怎么认？秦桧如果象书上描写的，一味地坏，恐怕也不会有仨好朋友。

看本质。可是，平常，他对我和江雪还是挺关照的，好象还挺念及老同学的情谊。为了把我俩捏合到一起，也真是跑前跑后、穿针引线……

江雪今天会是什么态度？

哦，她今天可真漂亮。这件开司米毛衣，色调真柔和，也合身。四十五岁，丰满，却不臃肿，正是好时候。好象发式也是新做的，为谁？

自从老满跟她提过之后，她好多日子不理我了，为什么？

女人的心。

结婚后，四口人怎么住？分开，两家的房子换到一处？

第一次吻她，将在何时何地？

哗啦——

哦哦，老满快掀完了。

同是支部委员，他的材料应该事先拿给我征求意见。可是他没有。

看来他真想揭揭自己的痛处？

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难呐。老满，老同学，为了生活得磊落轻松，但愿你拿

出勇气。

满益生还在一页一页地掀，专心致志，一页一页地看。仿佛在慎重推敲，在做最后的斟酌。

——别急着念。再抻一抻，再抻一抻。这样，才能造成严肃认真的氛围，效果才会好。

嚯，都盯着我呢，都捉摸什么呢？虎视眈眈，好象挺严肃，挺认真，不信你们真能那么严肃，真能那么认真！

不过，也别轻敌。

人生就是战场，总得费点儿心思。今天也算是人生的关键时刻吧？凭我写的这份材料，凭我念材料的技巧，至于翻船？

问题不大。蔡士奎，正用我呢，量他不敢多嘴多舌。卓字，历来宽厚，老同学。师小曼，小毛丫头。江雪……江雪？

真烦人。呆着好好的，没事找事，偏偏整什么党？他妈的！

大概不堪寂静，或者表示不屑，江雪从手提包里取出正织了半截儿的毛衣，不声不响地织起来。

——哼，做贼心虚。哼，假装镇静。

对这种人，整党管个屁？对照检查管个屁！

一切我都看透了。反正那么回事呗。

正好，儿子的毛衣这么久了也没织成，老没空闲。这回，一面织，一面看要把戏，倒也有趣。

这线的颜色，给卓字织一件准也挺好。瞧他那傻样儿吧。真能一针见血提出三条五条怎么的？真能解决问题怎么的？既然不能，何必来那个一本正经？好象挺明白，一脑袋浆子。喜欢我都不敢直说，还求到了姓满的头上。长得

四四方方，倒象男子汉，遇事就掰不开银子，我最恨他这一点。

瞧着吧，傻子碰上骗子，当中再有个姓蔡的官迷马屁精搅和着，热闹啦。

只可惜，害了师小曼这样的小青年。

我们这一辈都是这样，她们能学出好来？唉，惭愧。

不由得，她向师小曼望去。

师小曼的笔记本上只记了一行——“满主任的对照检查”。她等得似乎有些无聊，便把脸趴在桌面上，漫不经心地画起来。先在那一行字下画了一道曲线，又在四周都用曲线框起来，又把每个字都加重描了一遍。

——节奏太慢。

可能是年龄特征。也可能是要检查的太多。

我就没那么多可写的。

听听也好，学学路子。大后天该评议我啦。我的材料好写，半天足矣。

还得抓紧时间突击我的论文。

满主任催我下周交稿。真要能得到他的辅导，再给推荐出去……满主任对我挺关心的。

如今能遇见这么一位头头，算不错啦。

头脑清晰。开场白尽管都是官话吧，说得倒挺真挚，挺亲切。

风度也可以。就是头发抿得太死板板，金丝镜稍小了一点儿，至少比我的变色镜贵一倍。

下午上哪儿去？上图书馆查资料？上计算机室对数据？

他怎么还没下文？

现在的小伙子，有他这种风度的还真不多。一个个都是猴头巴相的。

真逗。那个小李子，没见几面就问我妈我爸挣多少钱。恶心。

上次介绍的那个小马，居然提出嫌我是党员。党员怎么了？也不照照自己那德性，给我提鞋配不配？嘻嘻。

毕业七个月了，今年必须见成果。

哟，窗外的桃花什么时候开的？

别跑神。

主任开始念啦。

第一乐章 活泼的小步舞曲

“……我深深感到，这次整党确实非常及时……入党二十一年了，始终没机会系统地回顾一下自己，不能每时每刻依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现在回顾起来，才觉得可怕，危险，出了一身冷汗……在写这份材料的过程中，我是既痛心，又动心，而且下了决心，是该总结几条对自己终生有益的教训了……”

满益生一面念着，一面禁不住神思游荡。

——他们都在听呢。

“整党非常及时”？都这么讲的，没毛病。

不能“每时每刻”，措辞恰当。哼，你们谁也不能保证“每时每刻”。“出了一身冷汗”，这词儿想得好，形象。还有，三个“心”，也好。“终生有益的教训”，亏我怎么想出来的？绝。

还真有人记。他们都记什么呢？

别管。往下念。念好。

果然抑扬顿挫。

师小曼埋头记着，却不时停下来，以手支颐，端详着她的主任。

——标准男中音。真好听。

帽儿似乎有点儿长。

不过，还是挺有感情的。

这位主任，年轻时一定很帅，很出风头，大概有不少好姑娘追过他吧？

现在的小伙子……

别跑神。

蔡士奎却始终没抬头，笔尖紧划拉，谁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是真记，还是假记。

——空话连篇，居然能写得这么津津有味，能念得这么有声有色。不了解的非给唬住不可。可惜，想唬住这几位，恐怕难。尤其唬不住我，小子！

不管怎么说，还得承认，这小子是有点儿歪才。

将来，我真当了副主任，也得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副主任？

今天晚上拎什么？两瓶酒？太薄。收录机？太愣。再说，摸不准他是不是真佛呀。

记，先记。

江雪依旧织她的毛衣。似听非听，打了一个哈欠。

——可不是吗？他入党二十一年了。大学里，没让他混进来。谁想到，毕业没一年，一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

来，他倒先入了党。

任你千变万化，我是早从骨子里认透了你。

都象这类的党员，还掌权，党还能好？

没治啦。管好自己吧。

卓宇还是那样木无表情。眼珠却在江雪身上扫来扫去。

——什么场合，她怎么织起毛衣来？这人，就是这么不顾影响。

制止她？她非生我的气不可。

可是，这毕竟是党的会议呀。

管不管？我是支部委员。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进行检查。首先，是我的共产主义信念淡薄……”

卓宇到底忍不住，突然插了一句：“整党时间，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是不是别做其它事情？”本想说得委婉些，不知怎的，一出口竟变成了气夯夯的。他没敢看江雪，自己倒弄得面红耳赤。

虽然泛指是大家，大家的目光却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江雪身上。

江雪不吱声，也不撩眼皮，把手里的线和针卷巴卷巴塞进了手提包，然后抱着膀子，歪着头，满不在乎地坐在那里。

——不织不织，行了吧？也就能跟我横。

冲我使什么劲？比这大的事多啦，管得了吗？管我算什么能耐？

明明都是胡诌八扯，偏还得规规矩矩地听。听了能怎么样？

好，听吧听吧。

稍微顿了顿，眼睛从材料上匆匆移开一下，却已无暇多顾，

满益生又流畅地念下去。

“……尤其，社会上刮起了不正之风，触目惊心，人人切齿，却又无可奈何。面对这些现象，我也一样痛恨，同时也产生了‘共产主义渺茫’的糊涂想法。心想，还是管好自己吧，只要自己对得起共产党员的良心，别的少管，也管不了……经过整党，我才懂得，这是不对的，阴暗面看得太多，成天谈论，漆黑一团，能不泄气吗？要看主流。坚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不正之风一定能煞住，改革一定能成功，共产主义虽然遥远，也一定能实现。身为共产党员，就是要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牺牲一切的坚强信念……”

大概是都感到受了刺激，尽管不露声色，屋子里的人不由得都动了动，都换了个姿势。

——他成了不正之风的受害者！他还恨得要死！天呐。

怎么说出口的？瞧瞧，脸皮有多厚？

蔡士奎仿佛是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想瞧却没敢瞧，赶紧又低了低头。

——还真顺理成章。

就是有点儿象上政治课。

师小曼理理头发，忽闪着大眼睛，更有兴趣地盯住了她的主任。

——共产党员的良心！

卓宇，听见没有？老老实实坐在这里听鬼话，就对？

织毛衣，就不行？讲理不讲理？

江雪突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又狠狠地瞟了卓宇一眼。

他……他……

信念问题，比较普遍，也比较空，也许，下面能……

半天光嘀咕方才说江雪的那句话了，此时，卓宇才慢慢听清满益生在检查什么。好象反应有些迟钝，目光疑疑惑惑地移到满益生手里的那份材料上。

没念错吧？没念错。

他们怎么都动了动？乏了吧？都睡过去才好呢。

下两个方面快点儿念？不必。真不想通过的，念多快也通不过。还不如稳稳当当。心理威慑。凭我这材料……哼。

于是，满益生仍保持着原速度，更加错落有致地往下念，

没有牢牢记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没能完全抵制住不正之风，自己也跟着刮了。

——来了。

除师小曼有些犯困之外，其余的人全都为之一振，支起了耳朵。

——论文问题，房子问题，出国问题，他还能回避？看他怎么检查。

有的关注，有的好奇，有的冷眼旁观，却同时都在这样想。

想不到，论文房子出国，只字未提，却一样检查得透心彻骨。

个人利益考虑太多啦。虽然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按规定早该改善，但自己不应过多去想，更不应抱怨组织解决太晚，这同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相比，差距太大！

不能任劳任怨甘当老黄牛啊。出于对事业对同志的热忱，多完成了一些任务，有的工作，觉得责无旁贷，主动要求承担，结果反招来不少非议，说这个，讲那个，自己听了，不能正确对待，